

闽东畬族花边衫“线”的变迁与程式

肖舒娱¹, 孔凡栋^{*1,2}, 陈 栩³

(1. 青岛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2. 浙江理工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3. 闽江学院, 福建省服装创意设计中心,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采用田野调查、文献研究的方法,探究“线”在畬族花边衫中的表达。在对闽东畬族花边衫不同时期外形线的变迁和同时期四式花边衫结构线比较的基础上,总结畬族花边衫外形线变迁与结构线程式化的原因。分析表明:花边衫外形线变迁主要受到政治力量的抑与扬、主流文化的模仿与革新、衣衫功能的实用与饰用等影响;花边衫结构线程式化的成因包括共性因素和个性因素,共性因素为宗族信仰的延续和经济资源的制约,个性因素主要是地域文明的分化。通过全面深入了解畬族花边衫的多样性,使传统畬族服饰中的“线”更好地运用在当代畬族服饰设计中。

关键词:畬族;花边衫;线;外形线;结构线

中图分类号:TS 94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0)05-0415-06

Changes and Forms of the "Line" of She Nationality Lace Shirts in East Fujian

XIAO Shuyu¹, KONG Fandong^{*1,2}, CHEN Xu³

(1. College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3. Fujian Provincial Clothing Creative Design Center,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By means of field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xpression of "line" in She lace shirts. On the basis of comparing the changes of the outlin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structural lines of the four types in the same period,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the outlines were summarized: the suppression and promotion of political power, the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of mainstream culture, and the utility and decoration of dress function. The causes for the stylization included the common factors and the individual factors. The common factors were the continuation of clan belief and the restriction of economy and resources. The individual factors wer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egional civilization. Thus, we can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make good use of the "lines" in the contemporary She nationality's clothing design.

Key words:She nationality, lace shirt, line, outlines, structural lines

畬族服饰的多样性表现为随着历史变迁而嬗变的服饰样式,以及在同一历史时期内不同地域呈现稳定的多类型风貌。然而,少数民族服饰类型众多,作为一种表象有目共睹,但对其成因的相关研究较少^[1],因此文中针对畬族花边衫多样性的成因进行探究。目前,国内对畬族花边衫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工艺制作,如张娟^[2]对福建霞浦畬族东路式花领衫制作工艺进行了解读;也有从构成方法分析花边衫的结构特征及造物理念,如余美莲^[3]对畬族典型衣衫形制与结构特征进行分析,而针对花边衫的多样性及其原因的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文中借助“线”的形式^[4],对畬族花边衫纵向的整体服饰廓形

收稿日期:2019-11-10; 修订日期:2020-03-21。

基金项目:福建省服装创意设计中心(闽江学院)开放基金项目(MJ2019B001)。

作者简介:肖舒娱(1993—),女,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孔凡栋(1983—),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饰史论与文化。Email:kongfandong@126.com

和横向的局部细节结构进行梳理分析,并说明其外形和结构嬗变的成因。

1 闽东畬族服饰概况

闽东,广义上包括宁德市和福州市,是中国最大的畬族聚居地,以山地、丘陵为主,文化环境相对封闭,地域文化得到了较好保护,并且各畬乡之间少有往来,因此形成各异的民风民俗。潘宏立^[5]依据福建各地畬族女性整体装束的差异将其分为 7 类,其中闽东地区畬族服饰存在 4 种式样,分别是福安式、福鼎式、霞浦式和罗源式,4 种服装整体保持了一致的畬族服饰风貌,又各具地域特色。

畬族女子的整体装束主要为:凤冠、花边衫、彩带、拦腰(围裙)、下装(裙或裤)、花鞋,属上衣下裳的形制。其中,有代表的是畬族妇女最常外穿的右衽大襟花边衫,因在缘边饰有五彩花纹而得名,以黑色、青色为主,面料多由自种棉麻制成,领部和服斗(前片衣襟部分)常绣有吉祥纹样^[6]。男式服装不如女式服装讲究,且现已基本消失殆尽,因而文中主要以女式花边衫为例进行分析。

2 闽东畬族花边衫外形线的变迁

畬族服饰现有样本多集中于近现代,选取服饰样本数量最集中的时期,并将其分为清末民初(1840—194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1949—1977 年)和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9 年)3 个阶段进行研究。以福安式畬族花边衫为例,排除服装样本个体差异的影响,仅从比例关系上研究畬族花边衫的变化。

清末民初,畬族花边衫沿袭了中国传统服饰的

直线几何外形,不直接表现女性身材曲线,“宽衣博裳”是其最明显的外形特征,具有中国传统服饰的端庄和含蓄。花边衫由于缺乏机能性,为保证人体活动时有足够的空间,袖子一般外形宽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胸围、腰围和袖肥有减小的趋势,其余并无明显差异。因而此时期花边衫呈协调一致的平面外形^[7],具体见表 1。

肩、胸、腰、底摆是决定花边衫外形线变化的主要部位^[8]。改革开放后,肩袖线分割成了肩线和袖中线,肩点由与袖中线齐平的位置逐渐下移,肩宽因此有了明显的界限,并且肩部因接近人体真实造型而变得适体;胸围减少,衣身变窄,衣衫胸部显得更为合体;腰部侧缝线构成的外形,由清末民初 A 型直线下摆,向收腰曲线造型转变,突出腰部线条;随着整体廓形的缩小,底摆从大弧形变成接近水平线的平弧,给人一种精巧感。随衣身外形变化的还有袖子,袖肥和袖口变窄,成为现代通用的基础袖型。

总体而言,畬族花边衫的整体外形由宽变窄,围度缩小,并且大块面的直线外形经过细化分割,及直线向曲线转化,实现由平面向立体造型的转变。各时期的福安式花边衫见表 1。从表 1 观察畬族花边衫整体造型可知,清末民初的畬族花边衫一般袖口、衣身比较宽大,整体造型从下胸围至下摆呈 A 字形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衣身围度减小,袖型为窄长袖,袖中线和肩部齐平,仍保留民国时的基本造型;改革开放后,肩部和腰部的变化明显,连肩袖变为插肩袖,肩部和袖子不再齐平,腰部围度减小,整体造型向基本合体的 X 形转变。

表 1 各时期的福安式花边衫

Tab.1 Fuán style lace shirts in various periods

时间/年	实物图	款式图	整体外形
1840—1948			宽衣博袖, 袖中线和肩部齐平
1949—1979			衣身围度较小, 窄长型连肩袖
1980—2020			整体呈合体的X型, 独立的插肩袖与肩部不齐平

畬族花边衫的整体外形线在每一阶段均有变化,从笔直宽大的直线外形逐渐向合体曲线外形转变。畬族花边衫合体外形的形成,其实质是对造型线的改变,由直线变成斜线、弧线。与汉族服饰相同,畬族花边衫完成了由平面到曲面、由离体到贴体、由连肩袖到装袖、由无省到有省,进而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9]。

3 闽东畬族花边衫结构线的程式

畬族服饰经过长期发展,与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相适应而成型,逐渐成为当地畬民普遍接受的服饰式样^[10]。

3.1 福安式

福安式,即福安、宁德特有的花边衫样式。表1中福安式花边衫样式为右衽大襟,直角式襟角,服斗处饰三角状角隅。花边衫腰部以上,由领口、襟角处的盘扣固定而合体,腰部以下设系带和侧缝高开衩,为人体活动提供可调节的空间^[4]。

福安式花边衫独特之处在于“厂”字形大襟外形和三角状角隅。其中“厂”字形大襟转折部位接近直角,其设计有利于扩大襟的面积,从而避开胸凸部位,有效防止人体起伏过大造成大襟外翻。同时,直角襟的盘扣增加了系合点,使花边衫更加服贴^[4]。福安式花边衫三角状角隅如图1所示。服斗下端系带处绣花的角隅据说是模仿畬族始祖高辛帝赐给盘瓠王封印^[11];还有传说是高辛帝在三公主出嫁时,在其衣襟处印玉玺,以便日后相认^[7]。



图1 福安式花边衫三角状角隅

Fig.1 Triangle corner of Fu'an lace shirt

3.2 福鼎式

福鼎式主要分布于福鼎市、霞浦县东部。福鼎式花边衫局部如图2所示。福鼎式花边衫样式为右衽大襟,图2(a)中花边衫领为双层立领,领口饰两颗大绒球,俗称“杨梅球”;服斗为凹式曲线结构,里襟略短。

福鼎式最具辨识度的设计为双重领和双飘带。双重领结构是由领高不同的大小领构成的双层立领,大领位于内层,小领窄而饱满,置于大领领底,用于稳固领圈造型。图2(b)中的双飘带(由于年代久远,目前仅剩一条飘带),其设计是在大襟止口处,即系带上增加两条三角形飘带,此结构仅用于婚礼服。两条飘带的刺绣纹样不同,代表对夫妻两姓结合的祝福,据说双飘带是高辛帝送给三公主的护身之物。



(a)领部和服斗



(b)双飘带设计

图2 福鼎式花边衫局部

Fig.2 Part of Fuding lace shirt

3.3 霞浦式

霞浦式主要是指霞浦和福安东部地区的样式。霞浦式为竖立式立领,领口处设一字盘扣。前领口向右下方连接襟角拐点,以圆顺的弧线相连,呈下凹式大襟结构。襟角下方靠近胸部的位置,用绳带与衣身侧缝系合^[4]。

霞浦式的两大特色分别是“三红衣”和“一衣两穿”。霞浦式根据服斗上刺绣花纹的层数,分为“一红衣”“二红衣”和“三红衣”^[7]。霞浦式“三红衣”局部如图3所示。重复“线”既可以强化服斗的视觉效果,又能使衣身更为平挺。服斗绣花宽窄还是贫富差距的标识:贫者窄,富者宽^[11]。另外,霞浦式独有“一衣两穿”的功能,里襟与大襟的外形和规格

一致,反面设贴边而看不见服斗处的刺绣线,里外两面均可穿用:一般婚礼、节庆等重要日子是正面穿着;为防止沾污服装,居家或劳作时反面穿着,老人因年事已高也会选择反穿。



图3 霞浦式“三红衣”局部

Fig. 3 Part of Xiapu lace shirt

3.4 罗源式

罗源式是宁德飞鸾、罗源一带的典型样式,是最接近传统的一种衣衫。罗源式花边衫局部如图4所示。罗源式花边衫为右衽大襟,折角式襟角,大襟折角止口位于腰线处,仅在腰部系带,便于自由调节衣身的松紧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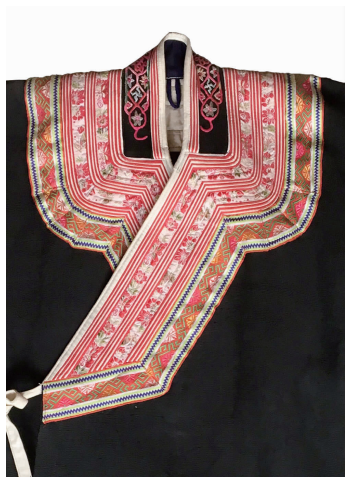


图4 罗源式花边衫局部

Fig. 4 Part of Luoyuan lace shirt

罗源式花边衫的特别之处在于交领结构以及“捆只颜”镶拼装饰。罗源式衣衫的交领是通过大襟和里襟自然掩合,左右两领不扣合,由系带控制领口大小和衣身松量。罗源式通肩连袖是从领部开始,依据领部大襟的外形,层层镶拼花边,一直延伸到肩部,此工艺俗称“捆只颜”,具有鲜明的装饰效果。相较于中国传统服饰中不裁断的交领结构,罗源式内领分裁的交领结构搭配规律的镶贴装饰,不仅使领部结构适合于颈部,减少余量且防止外翻,又突出肩领部位的秩序感和隆重感^[4]。

4 闽东畬族花边衫“线”的变迁与程式化的原因

4.1 外形线变迁的缘由

4.1.1 政治力量的抑与扬 光绪年间,福州“山民”因装束特别而被唤作“畬”,因而朝廷特下诏令,鼓励其改从汉服,“山民”无不踊跃从之^[12]。民国政府时期,政府大力推行“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深受歧视和压迫,穿戴畬族服饰外出可能遭受耻笑甚至殴打,畬族服饰传承受到抑制。20世纪30年代中期,又因推崇新生活运动,国民党政府对畬族服饰强行同化,进一步加速了其汉化的进程^[13],民国后畬族服饰已基本汉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重视民族问题,闽东地区畬族服饰的传承相对稳定,据《畬族社会历史调查》描述,20世纪50年代,罗源畬族妇女的着装与汉人截然不同,极少改穿汉装^[14]。畬族服饰在“文革”期间遭受破坏,很大程度上造成文化缺失。20世纪60年代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受生活条件的限制,畬族传统服饰逐渐淡出畬民的日常生活,成为宗族信仰的情感寄托^[15]。

2008年畬族服饰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政府重视畬族服饰的发扬传承,鼓励畬民穿着畬族服饰,以及支持“三月三”畬族节日活动的举办等,对畬族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4.1.2 主流文化的模仿与革新 儒道两家在衣文化基本形制的思想上不谋而合,讲究服装的体面、含蓄,从而稳定了中国几千年的宽衣形制。据《皇清职贡图》中描绘的各民族衣冠样貌,罗源畬民着右衽大襟装,其服饰款式与当地汉人相同^[16],宽衣博袖的畬族花边衫,顺应了含蓄内敛的主流审美趋势。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文化传入,汉族服饰宽大的衣袖造型朝着修身的方向转变^[17],畬族服饰也受到影响,其外形从清末到民国呈逐渐短小的发展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这一时期,畬族服饰与汉族同时期服装的款式、裁制方法几乎相同,区别仅在拦腰、衣襟贴边等细节^[9]。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时装大量涌入中国。纺织工业的兴盛和审美多元化,物美价廉的日常服装成为畬民的普遍选择,用于节庆和表演的花边衫,由于功能,整体风格大都鲜艳抢眼且适体修身,

增加腰省、改变袖型,尽可能除去余量,整体外形呈X型。

伴随主流服饰文化的变迁,畲族服饰由模仿走向革新,实现了宽衣向窄衣的转变、直襟到大襟的变化^[18],以及当代成衣取代了劳动服和居家服(花边衫中的两个种类),证明了汉民族的主流服饰文化对畲族服饰变迁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4.1.3 衣衫功能的实用与饰用 花边衫采用右衽大襟的形制,是由于畲民在进行劳作时,通常会在衣衫里放干粮和劳作工具,右衽便于右手拿取。由于畲民长居山林,以农业生产为生,宽大的衣衫外形不适于其在山间行走,更不便在田间山野中劳作,因而畲族上衣袖口和裤脚一般收紧,减少行走劳作时的钩绊。因此与同时期汉族妇女上衣进行对比,清末民初的畲族花边衫整体造型精巧,衣长较短且衣身围度小,袖肥和袖口较窄,而袖子较长。畲服整体相对短小,袖子相对紧窄,使衣着更加利落合体。另外,为了耐磨和美观,畲族有翻折袖口的习惯,故袖长因预留翻折量普遍较长^[11]。畲族服饰从实用角度出发,顺应自身生活发展的需要设计。随着时代的演变,社会文化多元,畲族与汉族的交融日益密切,花边衫的功能发生转变,花边衫渐渐淡出畲民日常生活,成为节日礼服和舞台装后,实用功能小于装饰功能,适应于劳作的外形向适体美观的方向发展。

4.2 结构线程式化的成因

4.2.1 宗族信仰的延续 畲族没有独立的文字,传统服饰成为表达情感的载体。畲族是具有强烈宗族信仰的民族,在历史演变进程中,吸收了周边民族服饰特点,但畲族服饰始终传承盘瓠和三公主的信仰。畲族花边衫源于三公主的凤凰装,伴随畲民从族源地广东凤凰山迁徙到福建,又分化为多种类型,但无论是福安式的三角状角隅,还是福鼎式的双飘带,都一直传递着宗族信仰情结,它是畲族生命力的体现,亦成为维系各地畲民身份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纽带。盘瓠图腾信仰是支撑畲族服饰发展的精神内核,也是指导畲族生活生产的重要思想^[15]。

4.2.2 物质资源的制约 畲族受生活环境的限制,无法拥有充沛的物质资源,生产生活的基础原料短缺,致使经济发展受限;其次,畲族自古以来生活在广大山区,交通受阻,信息闭塞,很难与外界交流;最后,由于长久以来都停留于游耕、采集、狩猎的原始、低效生产方式,使得畲族经济很难有大的飞跃^[11]。物资较匮乏、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畲民们奉

行敬天惜物、物尽其用的朴素造物思想,花边衫结构形制因此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闽东四式花边衫均采用十字型平面裁剪法,大襟另裁,里襟被大襟掩盖的部分,常用碎布料拼接而成,既不影响美观又使面料得到最大化利用;为了使袖子耐磨而尽可能延长花边衫的使用寿命,畲民有翻袖口的习惯,又受面料幅宽限制,一般利用余料接袖^[3],一方面使袖子长度足够用于翻袖口,另一方面又合理利用了余料;霞浦式花边衫具有“一衣两穿”的功能,一件上衣能根据穿着者的不同需求改变穿着方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服装的利用率。

4.2.3 地域文明的分化 地理亲缘关系对畲族服饰风貌的影响大于行政区划。畲族服饰在霞浦县内以城区为界,分福宁东路和福宁西路。其原因在于,福鼎与霞浦同处于太姥山东麓,两地之间的地势平坦,便于畲民的沟通,但由于畲民深居山林,过着食尽一山则他徙的生活,很少进入汉族城区,其生活圈通常限于霞浦县和福鼎市的乡野之间,受福鼎式的影响更大,因而霞浦县城以东地区服饰样式接近福鼎式,即福宁东路;霞浦西部地区则保持了霞浦畲族代表性样式,即福宁西路,因而同在霞浦县内的畲族服饰呈现东西两路式风貌。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宁德,城区以北为福安式,以南的飞鸾镇等则盛行罗源式^[11]。同时,由于福建畲、汉两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散居状态,地势峰岭耸峙、丘陵连绵,形成了地理屏障。地理环境的变化促使文化变更,使畲族各族群分化成多个文化圈,形成不同地缘文化的服饰^[5]。此外,畲族一般生活于山区,山脉纵横,交通不便,人迹罕至,因而受外界干扰少,独特的服饰特征易于保持和延续^[11]。

5 结 语

基于对闽东地区的实地调研,从“线”的角度研究畲族花边衫的变迁与程式,并分别探讨其原因,研究可得:

1) 畲族花边衫由宽衣向窄衣转变,是政治力量、主流服饰文化和衣衫功能需求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 闽东四式畲族花边衫结构线展示了多地域稳定性的民族特色,源于宗族信仰、经济与资源以及地域文明;

纵向研究不同时期畲族花边衫外形线的变化,横向分析各地代表性样式结构线特征,有助于全面理解畲族服饰风貌的内涵与外延。

参考文献:

- [1] 杨鹂. 背景与方法: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导论 [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7 (4): 33-38.
- YANG Yi. Background and metho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minority clothing culture [J]. Journal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997 (4): 33-38. (in Chinese)
- [2] 张娟. 福建霞浦畬族东路式花领衫制作工艺 [J]. 服装学报, 2018, 3 (1): 24-28.
- ZHANG Juan. Craftsmanship of east part type shirts with flower collars in She minority of Xiapu [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18, 3 (1): 24-28. (in Chinese)
- [3] 余美莲. 畬族典型衣衫形制与结构特征 [J]. 装饰, 2019 (6): 120-123. (in Chinese)
- YU Meilian. Shape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clothes of She people [J]. Art and Design, 2019 (6): 120-123. (in Chinese)
- [4] 柴娟, 崔荣荣, 牛犁. 近代民间服饰中“线”的构成特征分析 [J]. 丝绸, 2018, 55 (8): 88-93.
- CHAI Juan, CUI Rongrong, NIU Li. The analysis of lin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odern folk dress [J]. Journal of Silk, 2018, 55 (8): 88-93. (in Chinese)
- [5] 潘宏立. 福建畬族服饰研究 [D]. 厦门: 厦门大学, 1985.
- [6] 陈栩. 福建畬族服饰文化传承及发展 [J]. 服装学报, 2017, 2 (1): 55- 60.
- CHEN Xu. Dress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he minority in Fujian province [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17, 2 (1): 55- 60. (in Chinese)
- [7] 方泽明. 传承与涵化 [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 [8] 徐青青. 服装设计构成 [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1: 82.
- [9] 李楠. 现代女装之源 1920 年代中西方女装比较 [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2: 167-169.
- [10] 赵雅婷, 徐亚平, 张毅. 浙闽地区畬族拦腰的布局分析与评价 [J]. 服装学报, 2020, 5 (3): 244-248.
- ZHAO Yating, XU Yaping, ZHANG Yi.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n the layout of She's waist-blocking in Zhejiang and Fujian areas [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0, 5 (3): 244-248. (in Chinese)
- [11] 闫晶. 畬族服饰文化变迁及传承研究 [D]. 无锡: 江南大学, 2019.
- [12] 施联珠, 雷文先. 畬族历史与文化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5: 62.
- [13] 方泽明. 近现代畬族拦腰的类别及影响因素研究 [J]. 装饰, 2015 (11): 107-109.
- FANG Zeming. Research on the categori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apron of She people [J]. Art and Design, 2015 (11): 107-109. (in Chinese)
- [14]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辑组. 畬族社会历史调查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 129.
- [15] 徐陈晨. 畬族服饰的审美研究 [D]. 西安: 西安工程大学, 2019.
- [16] 傅恒. 皇清职贡图 [M]. 沈阳: 辽沈书社, 1991: 104-107.
- [17] 谢翌暄. 近代中国传统女上装实例研究 [D]. 上海: 东华大学, 2005.
- [18] 陈栩. 福建畬族服饰变迁与传承创新 [J]. 闽江学院学报, 2017, 38 (3): 100-108.
- CHEN Xu. Chang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She minority's costumes in Fujian [J]. Journal of Minjiang University, 2017, 38 (3): 100-108. (in Chinese)

(责任编辑: 卢 杰)